

第三十七章 箱子的秘密（二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子彈呢？”此時的範閑就像是一個做美夢的女孩子，夢醒之後發現自己還是睡在廚房的柴火堆上，有些惱火地壓低聲音問五竹。

五竹的回答很老實，但讓別人聽著卻覺得很妙：“什麼是子彈？”

範閑氣結，隻好又給五竹叔形容了一下子彈的模樣，大小，長度，以及用法，然後滿懷期盼說道：“叔看母親用過這東西吧？”

五竹搖搖頭：“我說過，我忘記了一些事情。”正在範閑略覺失望的時候，五竹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不過我記得你說的那些東西，當年似乎覺得沒有什麼用處，所以抱你走的時候，都扔在太平別院的地窖裏。”

範閑的性情其實早已被鍛煉的十分沉穩平靜，但聽見這話，依然忍不住想衝上去抱著這個可愛的瞎子親上一大口。

箱子的第二格裏有一封信，這箱子的密封極好，所以範閑輕輕彈了一下薄信，也沒有灰塵落下來。

“五竹啟”

範閑的心裏不知道是什麼滋味，原來這箱子不是留給自己的，而是留給身邊這人的。他強自微笑了一下，將信遞給了五竹，似乎忘記了對方是個瞎子。

五竹不肯接，冷冷說道：“小姐讓我看，也是為了說給你聽，你直接看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撕開信封，然後開始閱讀，讀了幾行之後，他的臉色就變得有些忍俊不禁起來。本來以為箱子裏是神兵遺書，真是件很沒有創意的事情。不免對母親的手段有些瞧不起，沒想到真看到這封信後，才發現那個叫葉輕眉的女子，真的有看輕天下須眉的...口氣。

字跡並不娟秀，比若若妹妹的字要差許多，甚至顯得有些粗豪潦草，信裏的口吻也很怪。而且裏麵的文字都言不搭後語。想來不是同一時間內寫下的。

“可愛的小竹竹。親個...姐姐真地很喜歡你亞，很多次想給你介紹房媳婦兒，結果你總是冷冰冰的。老娘我...嗯，溫柔些，老姐我真的很生氣。你去那個廟裏打架。我估計你還是打不贏，又得像條狗一樣逃回來。所以寫些東西取笑一下你。”

範閑看到這句，忍不住瞥了一眼五竹，以想這麼帥的宗師級高手，哪裏有狗的影子？信上接著寫道：

“我呢？趁你走的時候給別人下了點兒**，借種成功，隻是不知道將來會生個寶貝女兒還是混帳兒子。這個箱子算是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唯點東西吧，老毛說過，他這輩子其實就影響了北京邊邊上那點兒地方，記住。老娘也說過。老娘來這個世界一趟，其實也就隻是留下這麼一個箱子。”

看見借種兩個字和混帳兒子四字。範閑險些從凳子上摔了下來，原來自己的身世不但離奇，而且相當言情，隻是可惜信裏麵沒有說清楚借種的對象是誰，這是如今範閑心裏的極大疑問。

以下是範閑的母親，曾經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無窮震驚的葉輕眉信中的原話：

“挺悲傷的是不是？大概世界上除了你之外，也沒有別的人能夠打開這個箱子，誰獲我這麼溫柔善良的教會你在這個世界上毫無用處的五筆呢？可愛的小竹竹洋娃娃啊，老娘真想抱著你睡覺，你快點兒回來啊。”

“我把箱子放回老地方了，你應該知道在哪裏，嘻，如果你打開箱子看到這封信，那當然是知道在哪裏，老娘好像又說了句廢話。”

“我現在隻是好奇，我會生女兒還是兒子呢？如果是女兒就好，如果是兒子，就該輪到他爹頭痛，而且男人啊野心

都太大，鬼知道會做出什麼來。”

“好吧好吧，我承認我野心也大，不過想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一些，這樣一個小女子的美好願望，難道應該用野心二字來形容嗎？”

“為什麼感覺自己在寫遺言？去***，呸呸，太不吉利了。”

“嗯，誰知道呢？就當遺言吧，反正也寫順了，記住了，這把破槍別用了，大刀砍螞蟻，沒什麼勁。看完這封信後，把這箱子毀了吧，別讓世界上的那些閒雜人等知道老娘光輝燦爛的一生，他們不配。”

“老娘來過，看過，玩過，當過首富，殺過親王，拔過老皇帝的胡子，借著這個世界的陽光燦爛過，就差一統天下了，偏生老娘不屑，如何？我的寶貝女兒啊，混帳兒子啊，估計怎麼都沒我能折騰了，平平安安活下去就好。”

“唉...將來我老死之後，能夠回去那個世界嗎？”

“爸爸，媽媽，我很想你們。”

“小竹竹啊，其實你不明白我說的話，你不知道我是從哪裏來的。我很孤單，這個世界上人來人往，但我依然孤單。”

“我很孤單。”

“老娘很孤單。”

看完了信，範閑沉默了許久，然後微笑輕聲問道：“母親不是這個世界的人，你還記得嗎？”

五竹有些遲鈍地開口說道：“好像記得一點。”

“母親說你當時去和神廟的人打架去了，是不是那次戰鬥，讓你喪失了一部分記憶。”範閑的手緩緩在箱子的邊緣滑動著。

“應該是。”

“如果你沒有喪夫那部分記憶，這個箱子應該是你打開，打開後，你會告訴我這一切嗎？”

“應該不會。”

“嗯。”範閑點點頭，“我猜也是這樣，或許你會找個沒人知道的小山村，然後陪著我慢慢地長大。”他的臉上浮現出微笑：“或許那樣的日子也不錯。”

他接著歎了口氣。無奈地搖搖頭笑著說道：“可惜了，什麼事情都是不能從頭來過的。”

“為什麼你不好奇我能打開這個箱子？”範閑逗弄著五竹，想看他知道自己是另一個世界的靈魂後，所表露出來震驚的表情。

“我為什麼要好奇？”五竹依然很冷靜，隻是忽然覺得少爺與小姐一樣，都是很囉嗦無聊的一種人類。

範閑覺得自己很白癡，轉而問道：“她的死與神廟有關係嗎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範閑沉默了一會兒。然後繼續去看箱子。箱子的最後一層上麵貼了張紙條，他比劃了一下裏外的高度差，這一層應該很薄，將紙條揭下來看，一看之下。卻愣住了。隻見紙條上麵寫著：

“喂，如果是五竹的話。看見那封信之後，就應該馬上去毀這箱子，你居然還想繼續看，老實交待，你是誰？你是怎麼打開這個箱子的？”

老媽果然是個有水晶心肝的人，範閑一時失神，怔怔回答道：“我是你的兒子。”自然，她聽不見這個回答。

紙條很短，上麵沒有寫太多字。最後隻是一句警告。

“估計不是我的閨女就是我的兒子。下麵的東西等你搞出人命的時候再來看，切記！”

看著那個很誇張的感歎號。看著感歎號下麵的那個空心圓圈，母親遺命，慎重警告，範閑不敢不遵，很老實地將紙條貼了回去。

“我出去走走。”範閑對五竹說了這麼一句話，便離開了屋子，低著頭，走入到綿綿的初秋夜雨之中。箱子與五竹在一起，再安全不過，他不怎麼擔心。

待範閑有些頹廢的身影消失在雨水之中，五竹才緩緩地從角落裏走了出來，有些木訥地坐到了桌子旁邊。他的手指在箱子裏和桌子上的槍上撫過，然後落到那封信上，他的手指輕輕在信封上來回劃著，不知道是在想什麼。

微微沙沙聲在指頭與信紙間響起，沙沙聲在雨水與庭草之間響起。

屋內一片漆黑，五竹一個人，坐在一個箱子旁、臉上那塊黑布都柔軟了起來，臉上浮現出一絲很溫柔的神情。

範閑一個人走在雨夜的大街上，任由雨水衝洗著自己的臉，淋濕著自己的身體。他的臉上時而浮現出一絲微笑，轉瞬間又化作淡淡悲哀，片刻之後又是一片平靜，不知道有多少種懷疑，此時在他心裏發酵，交織，衝撞。

葉輕眉，這個光彩奪目的名字，似乎直到今天才真切地進入他的生命，進入他的腦海。他此時已經明白了許多事情，自己的母親是從哪裏來的，在這個世界上做了些什麼。

澹州的奶奶說過，今上的父親即位之前，最有可能接慶國皇位的，應該是那兩位親王。而那兩位親王卻死在了有些荒唐的謀殺案件之中。

看了那封信後，範閑自然清楚，那兩名隨時防備著刺殺的親王，是死在老媽那柄狙擊槍下。

也就等於說，如今的慶國皇室，完全是依賴於母親，才能擁有這個天下。母親建了慶餘堂，立了監察院，為這個國家的強大，提供了最根本的一切。

甚至可以說，沒有葉輕眉這個人，也就沒有如今的慶國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